

长篇小说

散花寺

胡山源 著



86
I247.5
1918

3

散花寺

胡山源 著

622.14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哈尔滨



B

305698

责任编辑：龚大章

装帧设计：王庆珍

书名题字：杨 郁

散 花 寺

San Hua Si

胡山源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84/16

字数 457,000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910

统一书号：10360·66 定价：3.6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是九十高龄的老作家胡山源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写成的。

作品以传奇形式开卷，描写了二、三十年代一群青年男女的不同命运。贫苦出身的大学生、文学青年陆云峨，来到江南某城的一所女子中学执教。在这所深受革命新思潮影响的学校里，他与一心为公的革命党人朝夕相处，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探索人生的未来，也与那些追求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女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他和他最心爱的女学生——姜灵洲，相互苦苦地热恋着，然而他的恋爱观、婚姻观是多么地不可取啊，在日后的动荡岁月里，终于酿成了一出凄惨的悲剧。

小说的格调清丽动人，情节委婉曲折，语言文字保留了三十年代江南文人的风格。

作者胡山源是当年“弥洒社”的创建人之一。这部小说是他的代表作。因此，它的问世，不仅可以当代青年读者认识那个时代，而且可以供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了解“弥洒社”这一文学流派。



作者近影

编者的话

我们十分高兴地把九十高龄的老作家胡山源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奉献给读者，并在此介绍一点作者和作品的情况。

胡山源先生，江苏省江阴县人。一九一九年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五四”运动发生，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场震动中外的爱国运动，后被学校勒令“停学”。此后，他一直从事教育、编辑工作和写作，至一九六四年退休。他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年代初期。一九二三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创立了文艺团体“弥洒社”，并出版了《弥洒》月刊，发表了他们对文学的见解。当时，鲁迅先生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文艺观点，并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但鲁迅先生对胡山源的小说《睡》，却给予了好评，说它是“笼罩全群的佳作”。他是一位勤奋而刻苦的作家，解放前，出版过三、四十部专著、编著、译著；解放后，由于诸多原因，他的作品尚未出版过，但他已写成的原稿还有几十种、数百万字。一九八三年香港中报月刊九月号发表李立明的文章《作家、教育家胡山源》，称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名作家”。

《散花寺》是胡山源先生的心爱之作。《卷上》和《卷中》的一部分，曾在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万象》杂志上连载过。《卷中》的原稿，于十年动乱中被抄失落。作者决心补写、续写《卷中》、《卷下》，一九八〇年六月动笔，一九八一年一月脱稿。八十多岁的老人，不到一年写出二十多万字，实在难得。上海《文学报》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发表殷志扬题为《散花的人》的文章，盛赞胡山源先生从事写作的毅力及其丰硕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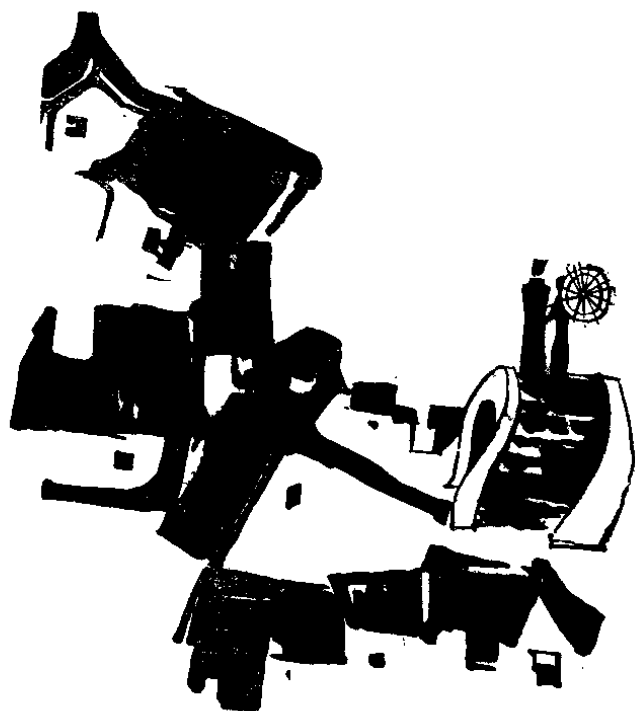
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二、三十年代一群青年男女的不同命运。作品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当时的政治风云，但是，“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化，北伐战争，“五卅”运动，“四一二”事件，乃至抗日战争，都作为小说的背景同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几位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英勇牺牲精神的描写，使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十分感人。小说的主人公陆云岐，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上过大学，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但他仅止于同情革命，而不能置身于斗争行列，沉缅于个人、亲友的悲欢之中，正象作者在《卷中》的“楔子”、“隔尾”和《卷下》的“尾子”中所说的，显得有些消极。还应当提到的是，主人公的恋爱观、婚姻观是不可取的。他的挚友、日后成为革命活动积极参加者的坚侯，曾多次规劝于他，他却不悟不改，终于酿成了凄惻的悲剧。按照当代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来看，这部作品的节奏显得缓慢一些。可惜作者年事已高，要改也力不从心了。我们除对极个别描写过于琐细的地方作了删节外，不便于也不能作其他的改动。

胡山源先生是当年“弥洒社”的创建人之一，不仅在大陆，在香港、台湾都有不少人熟悉他。这部小说又是他的代表作。因此，我们想，它的出版，既可以让当代青年读者认识那个时代，又可以供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了解这一文学流派。

谢谢！

一九八五年五月

卷 上



引 子

在以前，每半年中，我总要离开原来所住的上海，出去游览几天。高山大水，固然最合我的所好，便是小小的村落，湫隘的市集，我也可以满意。因为这总可以让我换换空气，开开我的眼界，得到一些新奇之感。

“八一三”前那一年，某一个秋天，我到了一个古城里。这古城并没有什么可玩之处，不过我既然以前并未来过，而现在又正有种种便利，使我可以到这里来而不必到别地去，所以我就来了。

我在这里住了两天，城里城外，可以看看的地方，不用熟人介绍，不用向导指引，似乎都已经走到了，我很想就此回去。但是我这次预定的游期有一星期，这样早地回去，觉得总有些不愿意；因此，我又留了下来，每天还是出去漫步。

一天下午，我在大街上走过一个弄口，看见这条弄很长，弯弯地向东绕过去，不见其底。造成这弄的两旁房屋，都很高大，可是与这些房屋间隔着的，却正有许多乔木和修竹好象在隐隐地告诉人，这里面不无可玩之处。我不假思索，就走了进去。

在大街上看得见的一段弄中，并没有什么特点，等到绕过来回头看不见大街时，才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散步的地方。这时两旁已不是很高的粉壁，而是矮矮的土垣，里面似乎正是人家的后园。路上都是落叶，有些土垣很低，或者竟有崩陷处，因此可以看见里面的一切：野菊花一丛一丛地开着，最容易使人想起乡

村的篱落，忘记这是城市的里弄。

弄底是一条河，一座石桥架在上面，我就上了桥，在桥顶上看。桥南的人家多些，所以那热闹的大街，就在离此不远的弄的入口处。桥北很是空旷，虽然也有人，却稀稀落落，没有什么行人。如果不是在这里还可以看见相去不远的西城雉堞，也许不会使人相信这是在一个城市里。

我觉得这倒是我两天来还没有走过的地方，似乎比了我所有走过的，另有一种意境，所以我就走下桥去，到了桥北。我在漫无选择之下，只沿了河向东走着。河水很浅，当然没有船只。所以河里也很静，正和岸上一般静。

我无暇计及我究竟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此外，我也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稍稍驻足的地方，所以还只是走着。但是，不久，我却在—一个门口，停了下来，宛如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寺院的门口，我抬头一看，上面嵌着“散花寺”三个大字。

我本来有念佛婆婆逢寺必烧香的脾气，也有行脚僧逢寺必挂搭的习惯，不论看见了什么寺，甚至任何小庵、茅棚，我都要进去“随喜”一番。现在，我没有例外，就走进了这散花寺的山门。

山门里面是一片荒场，看来本来是有房屋的，所以现在还有遗址可以看得见。荒场上有几株大榕树，正在风中飘荡着。墙边和树下，生着丛丛的细竹。荒场的尽头，先是一片较高的地皮，看来这本来是什么大殿。四周的础石还完好无缺，便是阶石，和地上的大方砖，也还一块一块地整列着，很容易使人想到，这大殿才毁了不久。

在这大殿遗址的东面，还有一道剥落的粉垣，上面开着一个—小门。我在外面徘徊一下，就走了进去。里面是另外一部分的建筑，我首先接触到的是一座小小的佛殿，一个四五十岁的乡下男

子，正在庭前扫着落叶。他看见了我，对我笑笑，不说什么，依然扫着。

我从他的身边，走上了佛殿。龕中供些什么神佛，我是素来不注意的。我只领略着每一个佛殿上所共有的气氛，或者注意着某一个佛殿上所特具的景象。这里只有共有的，没有特殊的。但我看见有几条板凳放在西首翻轩里。我就坐了下来，稍作休息。我还是很喜欢这样的地方，正和我喜欢其他的佛殿一样。

我随便坐坐，随便看看。我的确说不出我究竟有什么特别会心之处。除了那个扫落叶的人以外，有没有别的人进来或出现，也不在我的注意的范围内。事实上，我也并没有什么注意。竟可以说，我的脑筋已经停止了活动，我已有些出神。这是我在喧嚣的上海无论如何获不到的境地。

“来这里玩玩么？可惜没有什么好玩的。”

那个扫落叶的人，工作已经完毕，走上佛殿来了。他在向我打着招呼。

“很好很好！”我应着，可是并非敷衍，自信却是由衷之言。

他将扫帚放好后，就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看情况要和我谈谈。这并不使我厌恶，我就随便问问他：“这里有几个和尚？”

“只有一个。”

“平日烧香的人不多吧？”

“岂但不多，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来。”

“你是香火么？那你们倒很清闲。”

“是的，很清闲，不过太清闲了些。”

看看无话可说，我就沉默着。他也无话可说，虽然他似乎正有要说话的意思。

坐了一会，我又立起来走走。无意之间，我看见佛龕后还有

门，可以通到后面去，我又走了出去。香火就跟在我的后面，一同走了出来。

后面又是一座佛殿，房屋的建筑，门窗的装配，似乎比了前面要整洁些，精致些。殿的中间，并没有佛龕，只挂着一幅轴子。起初我并不注意，以为这也不过是什么神或佛的画轴。可是，等我走近些一看，却不禁使我称奇起来。原来轴中不是什么神佛，是普通的人，也不是在纸上画出来的，是在布上用彩丝绣出来的。

一共有十几个人，有男有女，都很年轻，没有几个在三十岁以上的。各人的面貌固然不同，便是各人的衣着也不一律。

面貌的不同，可见这不是一个人家的“行乐图”或“合家欢”之类的东西，而衣着有中有西，更不是什么古代流传下来的古董。

我对这些画中人看看，好象有些认识他们。但是当香火告诉我他们是谁之后，我才知我并不认识他们，不过为了他们正和平常人的面目和衣着一样，我看了觉得好象认识他们罢了。

“这是本寺的护法，”香火说，“生前和我们的当家和尚很有交情，这个寺也是由他们合力建成的。所以我们的当家和尚就供了他们起来。”

“你们的当家和尚是谁？”打破了我只游庙不闻和尚的习惯，问着。

他告诉了我了。可是我没有听清楚和尚的法名究竟是什么，只连接着问：

“他在家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在家，我倒不妨更破例一次，见见他。

“不在家。他常常不在家的。这次已经出去大半年了。”

这话有些使我感到一些失望。为了我正转着别的念头，那和

尚的名字终于没有再问一下。

“为什么这些人都很年轻呢？难道他们都这样年轻时就死了么？”我自言自语着，因为也许我这个问题不大容易回答，所以我并不直接问那香火。

“是的，他们都这样年轻时就死了。”居然有了回答。

“那你们的和尚年龄也不大吧？”我一面还在看着画中人，一面问着。

“现在也不过四十出头些吧，虽然我不晓得他一定的年纪。”

“为什么要叫散花寺？”我不能不有此一问。

“我不知道。”

“是不是‘天女散花’的意思？”

“我不懂，我没有听见我们的当家说过。”

我看看又无话可说，就又不作声，只再随便看看。

轴子的前面有供桌，供桌的前面有接连的两张八仙桌。此外楹柱之间和靠壁的地方，都有茶几靠椅等类的家具。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斜斜地看着那个轴子。我这素来行云流水般的心情，似乎已经被它勾引住了，不能马上掉头不顾面去。

我看了一会，鼻子里忽然酸了一下，眼眶里有些湿润的意思。奇怪，我有些什么伤感呢？难道为了听说这些画中人都年轻面死的缘故吗？我茫然了。我的心思飘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因此，画中人的面目就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看不清楚，只有白晃晃的一片。

过了一时，我好象从梦中醒了过来，就不再管什么，依然立起来随便走着。我再从东首的一个小门走了出去。

和这个小门相连的是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组成的另外一座小院落。天井里也有几种野菊丛生着。到这时，我才觉得这和平常的寺院有些两样；并不刻意布置，在室外栽种花木，在室内考究

摆设。

“这是我们当家和尚常住的地方。”香火跟了进来。

其实这用不着那香火说，我也会知道的，既然这里不会有别人来，而又没有别的和尚。

这时我们在书房里。为什么我说这是书房呢？因为在这里一些没有和尚所有的经典或其他法物，我不能称它为经房或云房。

“你们的当家和尚不念经吗？”

“不念经，只写字。”

“写什么字？”

“喏！”他向桌上一指，“都写在那一个本子里。”

我顺了他所指的走过去看看，“散花寺实录”五个大字，赫然跃进了我的眼帘。

“好极了！”我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心想这里既是寺院，这个本子又是堂皇地放在桌上的，里面不见得会有什么使人不可看的地方吧？我不妨翻开来看看。

我翻开了一看，先见里面所写的字，有毛笔字，有钢笔字，有铅笔字，有大，有小，有正，有草，几乎可称得起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头上几页如此，用手指将底页捏起了一页一页地飞过去，也无不如此。厚厚的一大本，不知有几百页。

“待我看看，好不好？”

“没有什么要紧。”

我就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去，从头看去。不料我一看，我的精神就立刻沉到里面去了，不再抬起头来。

陪我的香火看见我这样专心致志地看着，他就走出去取了扫帚扫天井。扫了一会，他又走进来各处收拾收拾。看他的样子，他不能再陪我，但是他不能不陪我。我觉得了这点，就一手按着书本，对他说：“这本书实在好看，所以我看了不肯放。你如果

有事，可以不必陪我，让我多看一会，怎么样？”

“反正我也没有事，你看就是了。”

他这样说，我看他的意思并不假，就不再理会他，依然低头看下去。他出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听得他说：“请喝茶。”

我将目光离开了书页，向桌子边上一看，可不是，一杯盖碗茶已经泡好在那里了！

“费心费心！谢谢！”我连忙说。

此后，我就一面喝着茶，一面看着。可是看看天井里的太阳，已经没有了，时间已渐渐晚起来了，我在一再挨延之后，只好立起来对他说：“今天时候晚了，我明天再来看吧。”

“你真喜欢看么？那你尽可带回去看，看完了再来还我。反正搁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场。”

“那末好极了！”我真有些大喜过望。我就将自己完全对他介绍了出来，我的姓名，我在上海的职业，以及我现在所住的客店，都告诉了他。

“我相信你，不必以为我不放心。”

他这样说，我就老实将这本手稿带到了所住的客店里。我几乎看了一个通宵，可是还没有看到它的十分之一。接着我又看了两天，也没有看到一半。一方面固然它的篇幅太多，一方面实在也很难看，因为它的字迹没有一定的规律。

这已是我不能不回上海的日子了，我只好取了这本手稿来还给那个香火。我第二次看见他时，他又正在扫落叶。

“我真舍不得它。”在我告诉他我要回去之后，这样说。

“你真正喜欢看它么？”他有些不相信。

“真的。我想不单我喜欢看，别人总也喜欢看的。我倒希望它总有一天会印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恐怕不成功，我们的当家和尚就没有这样说过。”

“要是他在这里，我一定要和他商量这事。可惜他现在不在这这里。”我作着无可奈何的咨嗟，“不但别人看不见，连我也看不完全。”

“如果你真要看完全，那你就不妨带回上海去看，”意外的提议，“看完了送来就是了。”

“真的么？”我更加有些不信。

“自然真的。”他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信任我。也许他看了我的懊恼，有些同情吧？

“那末我看完了一定就送来，不，也许就寄来。”

我又将我的通讯处写下留给了他，对他说，不论何时，他们的和尚一回来，只要给我一个信，我就会立刻寄来。

我给他钱，他不要，说：他们这散花寺，本来不靠别人的布施。

临走的时候，我又变了我的主张，再三叮嘱他，最好他们的和尚一回来，无论这本手稿我有否看完，我一定就来看他，请他告诉他。

他答应了。他提着扫帚，送我出了山门。

我回头看看山门上的“散花寺”三个大字，真有些徘徊不忍去。因为手稿中的文字我虽然还没有看完，而我对于这寺的来历，却已经知道得不少了，我不能不有些感触，甚至依恋。

不但对于这寺，便是对于那条河，那条桥，甚至那条弄，我也动了同样的心，当我走着离开它们时，我免不得不再瞻顾，投以惜别的眼光。

到了上海后，事情虽然很忙，但在几天之内，我就将这本手稿看完了。我得到了许多深刻的印象。但我说不出，这些印象是什么。我将我这些经过，对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谈，他们也发